



IN PRAISE OF THE UN-SERIOUS

澄雨

對舊文化人，理想主義者，道德主義者，或尚在啓蒙的「新」文化人來說，最令人不安的，是一種「不認真」、「反諷」，「自嘲嘲人」，「不嚴肅」的態度和姿勢。

「嘲笑」就是不誠懇，是對話的終止。和一個不認真的人談話，你只會飽受奚落，幾番嘲諷，你永遠得不到對方明確的觀點，或邏輯的、理論的反駁。「嘲笑」的態度 IMPLIES 另一套語言，這一套與日常知識人所能接受的「學術」語言、「道德」語言過是不相容的。

這說明了：態度決定了你選擇那一種語言，不同語言之間沒有對話。

「嘲笑」是否定的 (NEGATIVE)，如果你聽見別人不認真地嘲笑法西斯主義，你只會覺得好笑，你不會覺得不認真，只有法西斯主義者才不會覺得好笑，他只覺得不認真。

「嘲笑」是一種「不認真」。

「嘲笑」是一種武器，「不認真」也是一種武器。

「不認真」就是當對象有到，當佢唔

係嘢，唔值得重視，懶得同佢「噏」，費事「雲氣」，不如尋他開心，「反Q」佢。

「嘲笑」表示你對問題已有一定的立場和看法，「嘲笑」假定你所 COMMUNICATE 的對象都有同樣的立場和看法。布列茲里夫怎會覺得「反蘇」笑話好笑？

「嘲笑」既沒有說明立場，所以只是同一立場的讀者的 IN-JOKE。

「嘲笑」並沒有企圖樹立權威，並沒有打算用另一個看法取代被取笑的看法。「嘲笑」從來就沒有建設性，因為「嘲笑」者不打算建設。

相反，「嘲笑」可能是虛無主義的，否定一切價值，只係承認，「我知道我自己的無知」比較「完全無知」好一點。但，蘇格拉底哲學的基礎亦建立在此一 RECOGNITION 上。所以，「嘲笑」、「不認真」不一定就是虛無的意思。

況且，我們不能抹煞的可能性是，在一個道德主義仍然氣焰高張的 MILIEU 里，一個 SKEPTIC 或 CYNIC 比一個國粹派更進步。

一個「革命者」和一個保守派主張不同，但形式上有一個共同的地方，他們都沒有幽默感，他們太執着於自己的理論是「神聖」的，「權威」的，不可褻瀆的，「宗教」的，不容許別人去懷疑，去取笑。他們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太認真。

宗教把上帝看做神聖，民族主義與把國家看做神聖，國粹派把馬克思主義看做神聖。「嘲笑」和「不認真」反對的是一切「神聖」。

「嘲笑」渴望從任何「神聖」中解放出來，「嘲笑」背後的心靈應該是自由的，雖然這只是一種 FREEDOM FROM。沒有 FREEDOM FROM 也就沒有 FREEDOM TO。

只能嘲人，不能自嘲，用一套 DOGMA 去嘲弄另一個 DOGMA，是否定了「嘲笑」和「不認真」的基本精神，否定了「自由」。

「革命者」認為壓迫人的制度實質存在，悲劇認為除了制度，還有「命運」，「人性的弱點」使人無路可逃，這都是把不

HOW TO JUSTIFY YOURSELF

是實質的存在看成實質，背後是一種「認真」的態度。「革命者」只號召人去用另一種制度代替現行制度，悲劇教人要勇敢地面對命運。唯有「不認真」可以給人一種超越的，IRRATIONAL的希望。

喜劇，GAGS 永遠都是不認真的。喜劇永遠給人希望。喜劇無需乎勇敢，無需乎制度的推翻，但又可以暗示、意含著制度的否定。

「認真」IMPLIES 行動。「不認真」只是一種態度。

「不認真」、「嘲笑」只是一種方便，一種反盲目 (DEBUNKING)，反迷執。知識社會學已發現，所有觀念，意見，信仰，態度都是意識形態的，所有 SOCIAL INSTITUTION 都建基於 BAD FAITH，普通人都相信有所謂「客觀存在」、「不以主觀意志轉移」(集體主觀意志抑或是個體主觀意志?) 的 SOCIAL FACTS: NORMS, ROLES, VALUES，這影响到他們在日常生活上都必需抱著「認真」的態度。

事實亦不到他們不「認真」，這是生存的唯一條件，唔信你試吓瞞稅，或者不交稅！

但只有「不認真」才可以超越這個「鐵子」，只有「不認真」才使你看到社會的

本來面目，才能使你真正自由，能考慮到社會及制度的超越和否定。

「不認真」不是批評，而是批判。

「青年」(ADOLESCENCE) 是屬於「不認真」的，而且得到社會的承認。誰說過，年青的好處就是可以犯錯，錯了便改，跌倒便起身！社會對年青人的一切「不認真」，對他們的過失，過激，過火，過份，都看做只是暫時的，可以原諒的，不認真的。THEY REALLY DON'T MEAN

IT。你聽過一個七歲小孩子火滾個陣時對他哥哥說：「我操你媽」而禁不住發笑嗎？如果澄雨也說同樣的話，你也會發笑嗎？因為澄雨已不再年青，到了「一失足便成千古恨」的年紀，YOU HAVE TO TAKE ME SERIOUSLY。

此所以ADOLESCENCE CAN BE FUN。「年青」是那麽有趣和值得懷念的一回事。你在十六歲扮亞飛，並不表示你長大了就會變黑社會，你可能成為研究黑社會的大學教授。你會因為自己曾經「壞」過、「衰」過而沾沾自喜，引以為榮。

因為年青的時候，沒有人把你看得「認真」——這可能引起你的憤怒，但憤怒也有代價，你得到的是「不認真」地行動和思想的自由，這個自由使一切都變得那麽美好。長大就是生命的每一刻都越來越認真了。

夢幻可能是不真實的，但每個人都需要夢幻。每個人都認真，但不能把整個生活都「認真」，每個人都有一些方面可以拿來開開玩笑，否則他可能要精神分裂。精神分裂就是把矛盾的兩個對立面都看得太認真，連夢幻都看得太認真。

「不認真」對待「個人與理論」之關係是矛盾和曖昧的。

一方面任何理論都是 BIOGRAPHICAL 的，尤其是真正有影響力的理論，都是存在的。「不要以人廢言」只是一種神話，因為 KNOWING 本就是極端個人的東西，態度已經決定一切。

另一方面，在這個充塞著意識形態的社會，當任何意義都被意識形態再構造，再生產，「作者已死」！任何個人觀點都沒有影響力！

「不認真」接受這個矛盾，所以「嘲笑」有時是針對個人與理論的關係，有時是理論本身！

「不認真」是令人不安的，因為令對方無法 LOCATE 到你，那就連要反對你什麼都無法說清楚。

「不認真」可以是解放的，但也可以是逃避主義的，普通人的不認真就太多是逃避主義。

「新文化人」應做到的是徹底的「不認真」。

程思己和李亞飛是「文化新潮」內「不認真」態度的兩個極端。澄雨是兩者中間的一個里程碑。

「不認真」是一種實踐，不是這一篇文章！

P.S.

1. 關於色情，還想補充幾句。

時下一般「進步」的批評，很喜歡作簡單的、二分的批評，任何普及文化不是「革命的」(反對現狀的)就是「放毒的」(維持現狀的)。這樣做的缺點是忽視了各個普及文化雖同是「放毒」，仍有千絲萬縷的差別。十年前「歡樂今宵」是「放毒今宵」，十年後仍是「歡樂今宵」就抹煞了「歡樂今宵」十年來的種種轉變。同時，「反色情佬」講「色情」是不作出種種分別的，在他們眼中，呂奇和大島諸一樣「色情」。而且「色情」是帶有如許濃厚的道德貶斥字眼，使「維護色情」越來越困難。可能最徹底的做法是，取消「色情」這個詞語。

2. 寫 FANNY HILL 的是 J·CL·ELAND，上期誤植為 J·AELAND，合更正。

